



著與繪之間 芭娜娜的溫柔

2009-05-17 記者 楊睿愷 文



生與死之間，未曾存在任何界線，若有悲痛與傷感的瞬間，是為了迎來更為動人的長遠未來。吉本芭娜娜的書籍，素有療癒與撫慰人心的特質，她的文字與奈良美智的圖像相輔相成，讓故事讀來更為醞釀深邃。



《雛菊的人生》封面。（圖片來源：誠品網路書店）
《無情/厄運》封面。（圖片來源：誠品網路書店）
《阿根廷婆婆》封面。（圖片來源：誠品網路書店）

吉本芭娜娜為日本暢銷作家，自1988年成名作《廚房》一書在日本出版後，獲獎無數，每年的質量與產量俱豐，不過台灣的翻譯卻晚了日本十二年才將此書出版；而之後的譯著作品，也均較日本原著的出版時間晚了許多年。奈良美智則是日本備受矚目的當代藝術家，曾在德國、美國、英國等多處發表他的畫作，堪稱是全球知名的創作家。吉本芭娜娜與奈良美智的合作，始於《無情/厄運》(1999)這本書，後又有《阿根廷婆婆》(2002)，以及2000年即在日本出版、卻最近才在台上市的《雛菊的人生》；而趁著新書上架熱賣的風潮，出版社亦將《無情/厄運》再版，呈現出吉本芭娜娜與奈良美智系列作之感。此三本書文與圖的絕妙搭配，讓讀者閱完吉本芭娜娜精心營造、譜敘的劇情後，能藉由再一次欣賞奈良美智風格的圖樣，重新回溯「芭娜娜式」文字的溫柔輕觸。三本細膩敘說人生的圖文書，除了漫佈淡然、喟嘆的情緒，更多的是沉靜與無盡的溫暖。

擅長以第一人稱描繪女性自身的吉本芭娜娜，在這三本書所陳述的四個故事中，她亦同樣以第一人稱視角，訴說女性自剖其所遭遇的各種人生風景。痛楚卻也靜謐的況味，皆是四篇故事的開場基調，與其他吉本芭娜娜作品相同的是，它們也都是以死亡為開場，重生做結尾，顯示人生傷感是必經之路，遭逢苦難並不可憐，未來或許亦是坎坷，但只要有了新生，就意味著無窮未知的光明。

跳脫刻板印象 刻畫出另一價值

至於探討人生最難以面對、抉擇的時刻，以及敘述不為社會所認可的情愛關係，亦為此三本書的共通之處。《無情/厄運》的〈無情〉一篇，描摹曾身陷同性情誼的女性，毅然與擁有陰陽眼的女生絕斷關係，但在其伴侶意外身亡後，她便遇到了各類玄妙的神鬼之事；《阿根廷婆婆》則是道出甫喪妻的父親，旋即與阿根廷籍的中年女人共譜甜蜜的下半輩子，並且在本書之中，此種情感甚至有被作者美化之嫌；而《雛菊的人生》主角雛菊自小沒有父親，母親不但是未婚懷孕生下她，亦曾為別人的情婦。

雖然故事主軸並非在「不倫」之戀的道德規範上大做文章，對於這些錯綜複雜的糾葛至深，作者也都輕描淡寫地幾筆帶過，但這同時也顯出幾乎所有小說的主角皆有一致的、奇遇般的人生，似乎只要具備這些看似與社會價值觀對立的元素存在，才能突顯故事主角的特殊性。當同性戀、第二春、外遇等等成為所有小說「見怪不怪」的橋段後，雖然可以顯見這些在傳統社會觀感中不被允許的情分，已漸趨「正常」、且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，作者也創造出令這些「異於常人」的本質突破、衝撞、反抗刻板印象的可能性；但亦恐會讓小說的情節架構，流於藉由「不正常」反映其人其事才有書寫的價值。此種作法的一體兩面，是值得所有作者進一步思索的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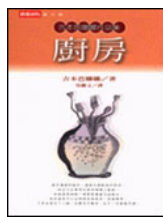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善於刻畫生死 呈現個人獨到見解

此外，三本小說的異國氛圍甚濃，雖然作者身為日本人，但是她對於異國風情具有獨特的想望。《阿根廷婆婆》中主角光子在不熟識阿根廷婆婆時，對於異國充斥著許多天馬行空的看法，而光子父親創作佛教圖樣「曼陀羅」的種種經歷，亦是貫穿全部劇情的心；以及在《雛菊的人生》中，雛菊的朋友大理，隨著母親與外遇的小男友改嫁至巴西，但還是與雛菊隔著廣袤的海洋，一道做著神似的夢境；而於《無情／厄運》的〈厄運〉篇章中，主角亦選擇前往義大利留學等等。種種異國風在故事中隨處飄散著不屬於東方、日本的氣息，或許以「外國的月亮較圓」一言以蔽之為偏頗，抑或作者最初的心緒就似書末欲去歐洲留學的光子所云：「旅行到遙遠的異國，和創作只屬於自己的遺跡，根本上是相同的嘗試。」

吉本芭娜娜善於刻畫人類在面臨親朋死亡之時的複雜、難以言喻的情感。〈無情〉裡，主角「我」喪失同性伴侶是孤獨的；在〈厄運〉中失去姐姐的主角亦是慟得無以復加的；光子的母親因病逝世，也是有過無法承受的苦澀漲湧光子心頭；雛菊喪母後，在阿姨與姨丈家勉強留有一席之地，但始終認為自己是寄人籬下。承載如此多應要被壓垮的慘然經驗，主角們似是該一蹶不振，但卻都能藉由他人無意間的幫助、撫觸，進而重獲生存之道，盡享人生的悲歡離合。在不堪地哭泣後，眼淚不能白淌；死亡是別離，但並非自我設限的盡頭。

於《阿根廷婆婆》中光子所感懷的一段話，除了能適度表現主角們雖懼怕死亡，卻也都能從中得到「既然無法擺脫，就只能接納」的感想，亦能看出作者看待紅塵的出世感：「或許，漸漸融入背景的死法，才是正確的人生……這絕非悲傷的事情，而是最自然的過程。」而主角們也都能與《雛菊的人生》裡的雛菊般，看似對於人生漠然，卻堅定地表達出：「因為時間已經回不去了，所以我想繼續走下去。」至於提及魍魎魂魄之事，作者也都能以獨到的見解審視之，〈無情〉中的「我」即一語道出此種心境：「我最怕的還是活人。比起活人，再可怕的場所也只是個場所，再恐怖的鬼魂也只是死人而已。我始終認為會興起最可怕的念頭的，永遠是活人。」



文筆簡易有趣 圖示抽象充滿想像

以光、影與景物的描述映照主角心境的寫法，既清新空靈又巨細靡遺，亦是吉本芭娜娜的作品特色。在吉本芭娜娜的《廚房》一書中，有著同後期作品一般，陳述整形、變女裝的父親角色等奇妙的人物形象之外；雖然沒有圖示輔助，但在劇情、故事性方面，卻較後期三本圖文書簡單明瞭、清晰有趣，並令人印象深刻；

其也較無鋪陳過多空泛心思的叨叨絮語，讀來更為貼近現實與普羅大眾的想像。雖然作者文字功力深厚依舊，不過圖文書充斥著許多太過抽象的言語，還是會令網路書店。

讀者產生些許距離感，需要重複再三品味其中奧妙，才能到達作者所欲指向的境地。於《廚房》書中的〈廚房〉一章，以「廚房」代表「家與歸所」、「夢想與溫馨」的巧妙手法，也較《阿根廷婆婆》中所述的宗教圖示「曼陀羅」來得真誠不虛幻，可接近性亦高。

而圖文書的焦點雖然還是擺在文字上，不過奈良美智以其一貫的「大頭大眼小人」書籍的收藏價值與美感。《小星星通信》是奈良美智自傳式的圖文集，於其中他芭娜娜之間的關係：「現代作家中我唯一擁有全部作品的即是吉本芭娜娜！」奈良美智的筆調，也為書籍譜畫出神祕、美好的氣氛。

若以夢、死亡、失去、孤苦，來定調吉本芭娜娜文字鋪敘的情境也不為過。在種種哀傷的劫難之外，人生究竟還殘存什麼願景的不確定性，往往成為了吉本芭娜娜特別留予讀者一方釐清與深思的幽幻空間。



奈良美智自傳式圖文集《小星星通信》。(攝影/楊睿愷)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